

皖南事变本末

陈 枫 编 著

千古奇冤
江都一葉
月宮探戈
相與何意!!
周思來

皖南事变本末

安徽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诗韵

皖南事变本末

陈 枫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200,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8,000

统一书号: 11102·58 定价: 1.3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抗战开始前后的国共两党关系	5
一、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斗争	5
二、新四军突破限制挺进华中敌后	16
第三章 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前的局势	26
一、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26
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引线”	32
三、第二次反共高潮前的突破口	36
第四章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开始	44
一、国际形势	44
二、《皓电》与《佳电》	48
三、对付蒋介石进攻的全面政策和斗争方针	57
四、蒋介石进一步进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舆论发动	66
五、“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部署	72
第五章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之前	80
一、东进北上是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80
二、我军北移行军路线最后的确定	90
三、北移前的军部	99
第六章 新四军皖南部队突围经过	106
一、自卫枪声打响	106
二、高岭和高坦的战斗	111
三、石井坑守备战	114
四、突围到皖北	119
五、突围到苏南	127

六、叶挺谈判被扣前后	133
七、项英被害经过	140
八、顾祝同、上官云相屠杀抗日军人的经过	146
九、事变期间延安——重庆——盐城——茂林之间	154
十、我军失败的经验教训	161
第七章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端	170
一、国民党军委会宣布“解散”新四军	170
二、皖南事变真相公诸于世	173
第八章 国内外对皖南事变的强烈反响	183
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响	183
二、沦陷区和海外华侨的反响	192
三、国际上的反响	197
第九章 为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斗争	203
一、政治上对蒋介石进行大反攻	203
二、尖锐对立的斗争策略	215
三、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	220
四、共产党人永远是最强者	225
五、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战	231
第十章 结束语	244

第一章 导 言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迄今已四十三年了。

四十三年来，人们每当回顾这一事变的前后经历，回顾我党同蒋介石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四十三年前，我们祖国正处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为了誓死抵抗和坚决打败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团结御侮，建立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合作。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心怀鬼胎，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假日本人之手，“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然而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却得到迅猛发展与壮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得到飞速扩大与巩固。蒋介石妒嫉成恨，恐慌万状，从一九三九年起就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在华北地区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反共重点从华北移至华中。一九四〇年七月蒋介石妄图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区，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提出了“中央指示案”。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长白崇禧二人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肆意污蔑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强令电到一月之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皓电》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我党中央为顾全抗日大局，挽救民族危亡，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佳日）以朱德、彭

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除有力驳斥蒋介石国民党对我军的种种污蔑以外，并以缓和态度，答允将皖南新四军北移。北移就是从皖南开赴长江以北。这就是著名的《佳电》。我党以《佳电》迎接了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可是蒋介石却认为我党软弱可欺，妄图逼我党进一步让步，又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齐日）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特级代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蒋介石国民党一面限期我军北移，一面又制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纠集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七十九师、四十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六十二师、新七师第二旅共七师一旅八万之众，在泾县茂林地区重重设防，布成袋形阵地，以实现“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消灭皖南我军的反革命目的。泾县茂林地区崇山峻岭，是个绝地，蒋军集中优势兵力凭险筑垒。当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部近万人遵令北移，一月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发动猝然进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狠毒用心昭然若揭。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从此爆发！

皖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奋起自卫，誓死抵抗，不断击垮围歼我军之敌！中国共产党中央一面电告皖南我军坚决突围，一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撤围让路。蒋介石一面谎称已电告顾祝同撤围让路，一面又穷凶极恶地下达“活捉叶挺奖十万，活捉项英、袁国平奖五万”手令。我军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出重围以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与包围蒋军谈判，竟被无理扣留后又遭囚禁。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也惨遭反动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伤，不能突围，饮弹自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反诬新四军“叛变”，发布反动“通令”，悍然宣布“解散”新四军，“撤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端。

皖南事变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大多数人民及海外侨胞责难蒋介石的举措，苏、英、美等国政府和进步舆论也给蒋介石以重大压力，我党中央则采取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立场，以《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办法十二条》为主要武器，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开展了全面反击。蒋介石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空前孤立，不得不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进行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最后一战。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虽然作了反共演说，然而他又不得不作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常驻委员。参政会后蒋介石又约请周恩来谈话，表示许多小问题都可以提前解决。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抗日战争时期三次反共之最。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指出：“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旅与攻不开的堡垒。”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经过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的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①

由于皖南事变前后的时局瞬息万变，形势错综复杂，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因而对于皖南事变本末的研究就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注目。

研究皖南事变本末，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过程，了解我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经

^①毛泽东：《打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局》

验，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建立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皖南事变本末，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了解我军艰苦创军、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皖南事变本末，还可以澄清史学界在皖南事变一些大的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看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这就是本书编写的目的。

而要研究皖南事变本末，就得从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过程说起。

第二章 抗战开始前后的国共两党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对于抗日战争的态度才逐渐转变。于是，一九三九年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庐山等地进行谈判，商谈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问题。

一、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斗争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一九三四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为着坚持革命斗争阵地和在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留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地方独立师、七个独立团，加上地方政权机关和伤员，一共有三万多人。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陈漳秋等组成的中央分局统一领导。

这支队伍坚持斗争在南方湘、鄂、赣、豫、闽、粤、浙、皖八个省，十三个地区。它们是：

浙南区：在福鼎、泰顺、平阳、瑞安、温州一带，约六百人，二百多支枪；

闽北区：在崇安、邵武、武夷山一带；

闽东区：在福安、南屏、政和、松溪、庆元一带，九百二十多人，五百多支枪；

赣东北区：在浙赣路北部，鄱阳湖以东，浮梁、婺源、都昌、乐平一带，六百多人，三百多支枪；

闽南区：在湖安东北、潭浦、平和、饶平、诏安、云霄一带；

闽西区：在上杭、永安、龙岩一带（闽西、闽南游击队共一千二百多人，五百多支枪）；

闽赣边区：在瑞金、长汀、武平、石城一带，三百多人，一百五十多支枪；

粤赣边区：在南雄、大庾、信丰、南康、安远一带，约三百人；

湘南区：在上犹、崇义、汝城、郴州、宜章、乐昌一带，约三百人；

湘赣边区：在荣陵、永新、莲花、分宜、安福一带，有三百三十五人，二百多支枪；

湘鄂赣边区：在武昌、长沙间以东地区，如浏阳、平江、修水、铜鼓、阳新、大冶等地，有一千一百多人，三百五十多支枪；

鄂豫皖边区：以金寨为中心，在大别山内，九百多人，五百多支枪；

豫南桐柏山区：在桐柏山内，以竹沟为中心，包括确山、信阳、南阳等地，六百多人。

此外，还有皖南游击队，一百五十多人，七十多支枪。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蒋介石从西安释放回南京后的第十天，就调动正规师，加上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保安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一共几十万人，迫不及待地向南方红军游击根据地猛扑而来。在浙南地区，就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一共四十三个团，共打了七个月。国民党用碉堡封锁，放火烧山，移民并村，血腥屠杀，制造无人村等残酷手段，旨在消灭这支与群众血肉相连的人民游击武装。南方红军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期间曾遭到巨大破坏。当时国民党报纸曾经这样描绘过：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红军游击队的生活也就更加艰难困苦。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曾这样写道：“天将

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国民党集中兵力“围剿”的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七月，是南方红军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

然而在这残酷战斗的岁月里，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顶天立地，坚韧不拔，他们没有被消灭，他们快见到光明。“夜来能有几多寒”^①，春寒将尽，夏天还会远吗？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以后，南方红军游击区上空翻滚的乌云逐渐消散了，游击区逐渐平静下来了。老百姓奔走相告：“没事了！”

大转变开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轰隆。在南方，国民党的正规军及各省地方军队被陆续抽调到前线，而留在那里的地方武装既无力也无心继续进行这场“清剿”。这样，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进行的旨在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围剿，也就被迫停顿下来。真是“一枕黄粱美梦”。

“围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枪声渐步停下来以后，国民党南方政府的大小官员也纷纷跑出来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他们说：

“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爱国志士无任钦佩”，“现正抗日救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

合作抗日的谈判

三年游击期间，南方红军游击队完全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因此，对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最初只能从报刊上、从敌人的动向上、从多方面探听到的情况上得知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项英、陈毅等人从香港出版的《新学知

① 宋·黄昇词《暮春》

识》刊物上看到了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报告的精神，随后项英、陈毅向国民党大余县长发出了一个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八月下旬，陈毅作为我方代表，到大余县城与国民党县长谈判，接着又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原则是：

“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上的方便，以便迅速地和各游击队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又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判。”^①九月底，项英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从此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温暖的怀抱。

陈毅在赣州谈判时受到国民党官员的“殷勤招待”。国民党地方头目说：“我们久仰陈先生是抗日救国志士，一向非常佩服。”并问下山后有何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是有一点不舒服。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买我的头，花红是二千。到了中央苏区时，花红涨价了，涨到了五万。朱、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一下子从五万跌到了二百。你们出二百就想买我这颗头，你们太瞧不起人了。”官员们一连迭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陈毅对国民党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说：“我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时局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变。我要不顾抗日大局，整个江西就是我的！”那位主任连说：“是，是很对，很对！”

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后，他们看到了由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党中央的一些文件，与中央失去联系三年之久

① 《大转变开始了》，载《新四军故事集》，第二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高敬亭，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卫立煌不是黄埔系^①，也不是浙江籍，对蒋介石虽曾卖过力，但他在长期剿共战争中，认识到共产党、红军是个剿不尽的“怪物”，剿不完的“共匪”，加之抗日军兴，势不可挡，他也就不得不同意派出代表，同红二十八军和谈停战。经过蛇形岗接头，衙前初谈，青天谈判，才在九河签字，我军分赴七里坪集中整编。

活动在南方其它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先后同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合作抗日的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

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争爆发，南京、上海、杭州以及长江下游一带，眼看就要失守。这一地区，幅员广阔，人烟稠密，地形复杂，具备开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我党中央有鉴于此，就向蒋介石提出统一改编红军南方游击队开赴华中前线抗战的建议。

蒋介石见长期以来采用溶化、吞并这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手段都统统失效，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以后集中大量兵力一鼓而全歼的阴谋又宣告失败，而京沪杭及长江下游地区一向是他统治中国的核心，其它地区可以丢，这一带可千万不能丢。这样蒋介石也就很快同意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前线抗战的建议。

但是蒋介石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是有阴谋计算的。他妄图通过改编的手段，达到控制、削弱这支武装的目的。这样同国民党进行的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就不能不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

党中央派项英等到南京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项英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和结果。

① 黄埔系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是曾在黄埔军官学校作过教官或学生的将领和军官。

在谈判中，国民党为了控制与削弱南方红军游击队，“不肯给我以正规化的编制和待遇，不愿补充我以必要的武器装备，还企图派一批人到我军内部担任要职”。我党方面，提出应从抗战利益出发来编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原则，坚持成立一个军；坚持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不准国民党插手；坚持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同意军以下不设师、旅，直辖四个支队，薪饷和装备可以稍次于国民党嫡系部队。关于军长人选，国民党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担任，我党坚决不同意，蒋介石最后也同意由叶挺担任。我党在谈判过程中采取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使谈判迅速达成协议。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不含琼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

改编协议达成后，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开始下山集中改编。

下山改编过程中的斗争

然而在下山改编过程中，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又采取种种欺诈手段。

国民党曾经答应：对游击队原来活动的地区，保证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当地农民与地主的纠纷；保证游击队家属的安全；补充武器，补充新兵。可是一当游击队离开以后，国民党就全部违背了诺言。他们以武力去占领那些地区；游击队家属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许多人被惨杀了；游击队的武器是多年内战用旧了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是长枪锯成短枪，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才挖出来，有的是刀矛之类的原始武器。国民党明明知道拿这样的武器去打日本侵略军是有困难的，但是却不履行诺言，一味的拖、推、赖，不给补充。

国民党原来还答应，在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时，保证提供交通上的方便。但是这个诺言在许多地方也没有履行，不少地方的红军游击队只好依靠自己的双脚步行到达指定集中地点。江南指定集中地点是岩寺。最远的如江西大余，福建龙岩的游击队，要步行二千余里路程，一个月才能到达；最近的也需七天行程。

不仅如此。在南方红军游击队集结的道路上，到处都有阴谋和陷阱……

在《新四军故事集》中，有这样一篇记载：

闽西红三团八百多名战士，开进了漳浦城……

部队进漳浦城后，国民党军队一五七师把他们安置在一座破落的大庙里。开头两天，国民党军队不露声色，相安无事，他们的联络官还不时来问长问短，显得异常的殷勤和亲热。但第三天早上，他们忽然通知部队集合，说是师长要全团去飞机场点名，准备发饷！

在谈判时，国民党曾一面花言巧语地保证红三团进城的安全，一面对红三团不断施加压力，企图用软硬两手，迫使红三团投入罗网。红三团的领导人，为改编的事，也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以团长何鸣为首的一些人，片面强调了团结合作，丧失了应有的政治警惕性，同意进城改编；副团长卢胜等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进城的危险性太大，主张就在根据地的边沿车尔圩改编。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现在，又突然的叫全团去飞机场点名，卢胜越想越蹊跷，他独自直奔城郊的飞机场，想看个究竟。到机场附近，远远望去，机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在操练，走近些，也只见野草莽莽，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仍旧不放心，心想：不管怎样，开到这荒郊野地来是很不稳当的，他想叫部队不要来，正回身要走，部队已在团长率领下走进机场来了。

队伍在机场刚站好队，机场四面的荒野地里忽然鬼似的冒出

了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官兵，伪装去掉，步枪、机枪的枪口都对准着红色战士们，原先的那个连也撤到了一边，占领了工事。

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官神气活现地讲话了：“师长请你们放下武器，因为你们的武器太烂了，以后发新的装备给你们……”

红色战士们肺都气炸了，眼睛迸出火星，队列里只听见子弹上膛的响声和愤怒的斥责声：“你们讲不讲信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抗日？”“我们决不放下武器！”“你们这是汉奸行为！”“打！拚了算！”

但是，猛虎已经落入了陷阱！八百多个红色战士还没有实现抗日杀敌的志愿，就这样被迫解除了武装！

回到破庙里，一片哭声。当夜，卢胜和十几个战友乘黑夜分散越过敌人的警戒线，泅过一道河，跑回了山上。在以后的几天里，八百多人跑出了将近一半。

跑回山上后，卢胜集合起队伍，重新竖起了革命红旗。不久，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又来进攻。被仇恨燃烧着的战士们挺着长矛，握着大刀，迎击敌人，一仗就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保安大队，缴获了武器，装备了自己。十一月间，他们接到了党的指示，才第二次下山正式编入了新四军的行列。

活动在闽中的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也由于上述同样原因，被骗入莆田城内整编，国民党把他们缴械扣押。问题发生后，经我军多次交涉，游击队员虽然获释，但大队长刘突军已被杀害。

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不仅要同外部国民党的阴谋诡计斗，而且也要同内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子的同志进行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说服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陈毅来到江西棋盘山动员山上的游击队下山改编。陈毅作“绅士”打扮，乘坐四人大轿，并有便衣人员护送。到了山脚，到处打听游击队和负责人谭余保的下落。陈毅到了铁境山，见了谭余保。谭余保虽然认识陈毅，但由于失去多年联系，现在的陈毅究竟怎么样了？加之陈毅讲的国共合作，